

导 论

“五四”时期，鲁迅以自己的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奠基者。在开辟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道路的长期实践中，鲁迅对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便构成了鲁迅的小说思想。他的小说思想，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它奠定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基础。

鲁迅没有小说理论方面的专著，而且，他还说过自己“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①，说“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听到过”^②。人们对鲁迅的这些话，有过一种片面的理解，好象鲁迅说这话的意思，是否认小说艺术应该有科学的理论，否认小说创作应该受理论的指导。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鲁迅的小说思想，以及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工作。

中国现代小说，是“五四”新文学中发展最快也最有成绩的文学体裁之一。一些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和一大批有成就的现代小说作

^①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

家，或者以专著、专论，或者以谈创作体会的方式，或者以对当时有影响的小说作者和小说作品进行评论的方式，探讨了现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珍贵资料。只要把它和晚清以前的中国古代、近代小说理论略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理论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至今却还很不够。这对于推进我国小说理论的发展，提高当代小说创作的水平，是不利的。

如果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仔细体会鲁迅那些话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他并不是反对小说应该有理论，或小说创作应受理论的指导。其主要意思是：这些《小说教程》、《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并不一定是对小说艺术规律的科学总结；即使那些科学地总结了小说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也不能奉为圭臬。鲁迅说那些话的目的，在于提醒有志于从事小说创作的青年作者，把视线从书本转移到现实生活这个丰富的创作源泉上去，而不要舍本逐末，抱住《小说作法》之类的书不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鲁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讲过那样几句话，就认为他反对从理论上对小说的创作规律进行研究和总结。实际上，鲁迅本人在小说研究这个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付出了宝贵的精力和心血。他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仅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是无与伦比的。鲁迅除自己从事小说创作外，对古今中外众多的小说，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鲁迅的有关小说的研究专著、专论、序跋以及谈自己创作体会的文章中，包涵着丰富的小说思想。对鲁迅的小说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小说的

创作经验，而且对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拟对鲁迅的小说理论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主要贡献，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工作的注意和重视。

下面，我们先对鲁迅在小说研究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他的小说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做一些简略的介绍和说明。

(一)

在小说这个艺术领域中，鲁迅可以说是一身而兼数任。他不但以其深厚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向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第一批小说创作的丰硕果实，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大师和奠基人，而且他还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他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努力，对我国古代小说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从而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同时，他还从事小说的评论和翻译工作，在这些方面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九一一年冬，鲁迅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七年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小说创作，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当时青年读者的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了《呐喊》、《彷徨》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动人篇章。并且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五年的十三年间，还创作了八篇历史小说，后集成《故事新编》，为我国第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这些思想性和艺术性

完美统一的小说作品，寄寓着鲁迅的政治理想和艺术追求，也体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因而是我们研究他的小说理论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这些小说作品还只是研究他的小说思想的间接材料，那么，他那些谈论自己小说创作经验和体会的文章，如：

《呐喊 自序》、《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阿Q正传的成因》、《答北斗杂志社问》、《自选集 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英译本 短篇小说选集 自序》、《答 戏 周刊编者信》、《寄 戏 周刊编者的信》、《故事新编 序言》等，就是更为直接的材料了。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说明了自己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并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论述了小说创作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此是我们研究鲁迅小说理论的第一手材料。

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鲁迅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贡献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在写作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专著之前和整个过程中，鲁迅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准备工作，先后整理、辑录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专辑。鲁迅从一九一〇年着手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到《中国小说史略》成书，先后阅十余寒暑，确实经过了长期艰辛的劳动。《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两千年来小说历史发展的专著。它在占有大量材料和经过作者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对从古代神话传说，直到晚清谴责小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小说作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刻而精当的分析和评价，阐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规律。郭沫若把它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中的“双璧”，认为这“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

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①。郑振铎则称它是“气吞全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的总方向”的著作。日本学者增田涉也称它为“划时代的名著”^③。在这样一部大著作中，对中国古代众多的小说作家和作品的评述和对中国小说发展规律的探索，就更为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关于小说创作的基本主张和思想，因此也是我们研究和评价鲁迅小说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一九二四年六月，鲁迅应西北大学之邀前往该校作“暑期学校”讲演，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讲演提取了《中国小说史略》的精华，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注意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④，总结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在个别论点的阐释上也比前者更为充分和透辟。此外，鲁迅还写过一些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的专论，如：《破唐人说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等。在鲁迅杂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篇章，如：《论睁了眼看》、《流氓的变迁》、《谈金圣叹》等。这些也都从某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的小说主张和思想，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他的小说理论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为了促进现代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培养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成长，鲁迅还努力从事现代小说的批评工作。他曾编选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写了富有真知灼见的长篇序言，对新文学运动头十年的一部分小说作家和小说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筛选、研究和批评。他还给当时许多青年作家

①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

②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

③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④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言

的小说和小说集写过序言，如：《尘影 题辞》、《叶永蓁作小小十年 小引》、《柔石作 二月 小引》、《总退却 序》、《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叶紫作 丰收 序》、《田军作 八月的乡村 序》、《萧红作 生死场 序》《中国杰作小说 小引》等，在这些题辞和序言中，鲁迅或者对有关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或者结合这些小说的实际，对小说创作或文艺创作的一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此外，还有一些与青年小说作者的通信，如：《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在这类通信中，鲁迅就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问题或者进行讨论，或者明确作答。这些材料也体现了鲁迅关于小说的一些理论认识。

为了吸取异域的营养，使中国现代小说能够茁壮成长，鲁迅还以普洛米修斯窃取天火给人间的精神努力从事外国小说的翻译工作。鲁迅对外国小说的翻译介绍，起始于一九〇三年。这一年他在国内拒俄运动的高潮中，用文言翻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刊载于东京出版的《浙江潮》上，意在号召中国青年效法古代斯巴达人的爱国牺牲精神，奋起反对外国侵略者。是年，鲁迅还以庚辰笔名翻译发表了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又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直到逝世前的几个月还抱病翻译了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逝世前三天还在为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写序。鲁迅一生共翻译了九国四十四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二种，中篇小说二种，科学幻想小说二种，童话小说三种，短篇小说七十四篇，并为其中的绝大多数写了序跋和译后记，译者附记。此外还为别人所译的小说作序多篇，如：《月界旅行 辨言》、《域外小说集 序

言》、《幸福 译后记》、《译了 工人绥惠略夫 之后》、《穷人 小引》、《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小引》、《毁灭 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毁灭 后记》、《静静的顿河 后记》、《铁流 编校后记》、《竖琴 前记》、《一天的工作 前记》、《几乎无事的悲剧》、《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死魂灵 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死魂灵 第二部第二章译后附记》等，都对小说作者及作品进行了认真的介绍和精当的评论，这同样是研究鲁迅小说思想不可缺少的材料。

此外，在鲁迅的杂文和书信中，也有不少的篇章涉及古今中外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反映了鲁迅对小说的一些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也是我们的研究所不应忽略的。

上述各个方面，便是我们研究鲁迅小说理论的一些主要资料和依据。

从上面这些极简略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小说理论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的小说理论，是与小说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教条。这是我们在接触他的小说理论的具体内容之前，从外部，从他的理论存在的形式上，就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特点。他没有成本大套的小说理论著作，也不去编织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他关于小说的一些见解和主张，都散见于自己所写的小说史著作和一些小说的序跋之中，都隐含在他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里。这一点从形式上看去，有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相似的地方。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亦散见于一些小说的序跋和评点之中。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与批评、鉴赏不分，这当然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不容易脱离实际；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往往拘执于一点、一面，而不

能将微观研究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因而眼界不宽，理论性不强。鲁迅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那种把理论同批评、鉴赏紧密结合的传统，但又不拘滞，不呆板。他本人将创作、研究、批评和翻译数任萃于一身，具有统观古今中外小说发展全貌的宽阔眼界，因而能够把微观研究同宏观研究，历史的研究同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统一起来，做到既实事求是，又不浮浅零散。鲁迅往往采取比较自由灵活的形式，发挥自己的理论见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零碎和不系统。他的小说史著作，把每一个时代的重要小说家和重要作品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加以考察，注意探索每一种小说类型的产生、发展直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从中找出演变的规律，同时对重要的小说作品也从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进行中肯的评价，而这样做，如果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想象的。他的一些小说序跋和关于小说的通信，也并不是漫不经心的随意而谈。他往往结合作品的实际，集中解决小说创作中的一两个理论问题，如《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一篇关于小说题材问题的专论。鲁迅针对两位青年小说作者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小说创作中的选材问题，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对选择运用题材的决定作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鲁迅在这篇通信中阐述的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另如《〈穷人 小引〉》，鲁迅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集中论述了“显示人的灵魂的深”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一篇极深刻的有独到见解的小说理论文章。在鲁迅关于小说的一些单篇文章中，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如果把这些序跋，文章联系起来作综合的研究，则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小说理论，既是紧密联系小

说创作实际的、具体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他对于每一个理论问题的阐述，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也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这一点，又是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

（二）

鲁迅小说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前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我们所说的早期，大体上指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鲁迅曾翻译过《斯巴达之魂》、法国雨果的《哀尘》、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学幻想小说《造人术》、俄国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又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译了其中安特莱夫的《谩》、《默》和迦尔逊的《四日》等小说。还写了《哀尘 译者附记》、《月界旅行 辨言》、《域外小说集》的略例杂识和序言、《劲草 译本序》等有关小说的文字。

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一度偏爱和倡导过“叫喊和反抗”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最集中地体现在一九〇七年所写的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摩罗诗力说》中，同时在他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和有关小说的文字中也有所表现。

一九〇三年，鲁迅翻译和改作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浪漫主义小说。鲁迅后来谈到它时曾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

警句。”^①不难看出，所谓“当时的风气”，也就是那种崇尚“激昂慷慨”的浪漫主义风气。可见，鲁迅自己也认为《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浪漫主义小说。至于同年所译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一九〇五年所译的《造人术》，所描绘的乃是一种充满幻想的奇异图景，我们虽不能说这就是浪漫主义，但它至少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之间，在表现方法上它是更接近后者的。另外，他翻译的安特莱夫的《红笑》、《谩》、《默》，亦均非现实主义作品。安特莱夫的小说，往往将写实手法和象征手法结合使用，鲁迅后来也曾指出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②，但在这一时期，鲁迅所注意的却不是现实性的一面，而是其“神秘幽深”的象征印象气，而这是和浪漫主义更为接近的。

鲁迅早期的小说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月界旅行 辨言》中。他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在《辨言》中也有所表现。鲁迅结合《月界旅行》，论述了科学幻想小说的基本特点。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们应该“学术既覃，理想复富”，也就是说，这类小说应由两种基本因素构成：一是科学，二是幻想。既要以科学知识做基础，又要有丰富的想象，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鲁迅指出：科学幻想小说“比事属词，必洽学理”，就是要求在叙事行文中要尽量做到合乎科学道理；但既然是科学幻想小说，就不能没有想象和幻想，不能事事都合于科学的原理。因为这类小说所写的那些幻想中的人和

① 《集外集·序言》

② 《译文序跋集·黯澹的烟霭里 译者附记》。

③ 《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 杂识》。

事，总是要超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是当时的科学技术所达不到的，这就难免有不合乎科学的地方。所以鲁迅说，当作者在作品中“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人智有涯，天则甚奥，无如何也”。因此鲁迅主张，科学幻想小说当然不能违背科学精神，胡思乱想，但也不应该限制人们的奇思异想。而应该在不违背科学精神的前提下“独抒奇想”，“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把人类的进步理想寓于奇妙的幻想和丰富的想象之中。在基本写法上，鲁迅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应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使“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杂其中”。既然是小说，就应于科学和关于科学的幻想之外，又“纬以人情”，要有“离合悲欢”的人情，否则，就不成其为小说，因为任何文学都离不开“情感”这个要素。

鲁迅在《辨言》中，充分肯定了理想、幻想和希望对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他说：“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就因为人类是“有希望进步之生物”。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们，就正是“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才希望通过这种以大胆奇异的想象方式抒写人类美好理想的科学幻想小说，使“智识荒隘”的中国人民“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以抒写理想、希望和幻想的方式，而不是以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式来改良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前进，这不正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吗？

鲁迅在这篇《辨言》中，还比较了小说与科学著作的不同，论述了小说“被优孟之衣冠”，“去庄寓谐”，以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和活泼多趣的艺术形式反映人的生活 and 理想，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于不知不觉间”就受到感动、启

发和教育的艺术特点。

以上我们介绍了鲁迅早期小说思想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这并不是说鲁迅在早期是排斥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我们只是说，由于当时的时代风尚和文艺思潮的影响，鲁迅还没有象后来那样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主义上面，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暂时投向了浪漫主义。其实，即使在他一九〇七年所写的专门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派的《摩罗诗力说》中，也已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些深刻见解。

鲁迅在文章中曾热情肯定荷马“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的现实主义特点。鲁迅在谈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三位先驱普希金、莱孟托夫和果戈理时指出：“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拜伦，惟鄂戈里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又说：“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在这里，鲁迅通过对果戈理和普希金、莱孟托夫以及拜伦的比较研究，明确地划分了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艺术流派的界限，以为果戈理的创作方法“与二人异趣”，不属于一个流派，而且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为基本内容，“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即以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描写为主要方法来感染读者的根本特点。同时，鲁迅也肯定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能够“振其邦人”的巨大艺术力量和社会作用。因此，尽管鲁迅因为果戈理不属于浪漫派而在当时未予介绍，但他通过对果戈理作品的研究所达到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对于他以后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却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一九〇九年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已经显示出鲁迅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迹象。鲁迅所译的三篇小说都是俄国的，其中迦尔洵的《四日》，是以俄土战争为背景的。鲁迅说：“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① 是一篇如实记述当时战争情状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果拿一九〇三年那篇《斯巴达之魂》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篇小说完全没有慷慨激昂的情调和传奇色彩。它只是以朴实细腻的笔触，通过对战争的一角和一个普通士兵负伤后心理活动的真实描写，来反映整个战争和当时人们对于战争的普遍心理。即使安特莱夫的两篇小说《谩》和《默》，虽然很有“神秘幽深”的象征印象气，但却都深刻地描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俄国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注重于对现实的分析和解剖。总的看来，这三篇作品，都是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和精神弱点的真实描绘和深刻批判。鲁迅当时认真地翻译了这些作品，并把它们作为第一批向国内介绍的篇目，用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②，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鲁迅的注意力开始由积极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移。

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一段时间，是鲁迅小说思想发展的前期。

这一时期，是鲁迅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确立和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在创作方面，鲁迅创作了《呐喊》《彷徨》那样的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奠基的伟大作品；在理论方面，则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那样的小

^①《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 杂识》。

^②《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 序》。

说史专著 另外 他还写了《 呐喊 自序》、《俄译本 阿Q正传 序》、《阿Q正传的成因》、《论睁了眼看》、和《 幸福译后记》、《译了 工人绥惠略夫 之后》、《 穷人 小引》等阐发自己小说思想和主张的序跋和文章。

一九一一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这是他从早期积极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怀旧》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和仇视，以及劳动人民因不了解革命而表现出的对于革命的隔膜和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这篇小说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而用文言写成，但鲁迅在小说中已开始学习和采用了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写法；从思想上说，它也已显露出鲁迅以后的小说所着重表现的“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特别是人民群众精神的落后、麻木和他们与革命的隔膜等主题思想的端倪。因而《怀旧》实为鲁迅小说创作的响亮先声。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它都体现出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思想追求和美学追求，是一篇具有现代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小说。

鲁迅在《 呐喊 自序》中，曾谈到自己从事文艺运动最初一段时间的思想变化情况。他说，开始自己希望提倡文艺运动以启发人们的觉悟，改造国民精神。但是，当“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于是感到“无可措手的了”。风雨如磐的故国的浓重的黑暗和人民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形成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一阵热情的浪漫主义的呼唤就可以改变的。以后的事实愈来愈使他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凭慷慨激昂的叫喊是无益的。他说：“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

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此后也就“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这种思想情绪的变化，必然引起文艺思想的变化。于是，对于现实人生的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解剖，代替了充满热情和幻想的呼喊，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因此，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实践推动了鲁迅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这种转变，从创作《怀旧》时就已显露出来，在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运动又经过了七、八年的酝酿和准备，因此，他刚一登上“五四”新文坛，就能够以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孔乙己 附记》中，就明确表示，这篇小说的目的，“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不难看出，他已经把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上了。

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原则的确立，首先是从批判中国旧的小说观念和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开始的。

“五四”时代，是新文学诞生的时代，也是新文学者对古典文学和传统的文艺思想进行清算和批判的时代。鲁迅在确立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原则的过程中，也把对中国旧的小说思想进行批判，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鲁迅在这一时期内所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鲁迅以全新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研究在“五四”时期的新发展，新突破。这两部小说史著作，涉及小说理论的多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鲁迅结合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对中国古代小

说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而在批判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或者把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或者把小说视为宣传封建思想的“载道之器”，甚至把小说当作报怨泄愤丑诋私敌的工具。这些观念，都不利于小说靠正确真实地反映人生以达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考察了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对这些传统的落后观念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这两部小说史著作中，鲁迅还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不良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彻底的清算。中国古代小说有着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也存在着一种反现实主义的不良倾向。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团圆主义”，就是以虚假的“大团圆”来掩盖生活中的矛盾；一是对人物性格的单一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好人一切皆好，写坏人一切皆坏，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化观点。这两种作法实际上都是违背生活真实而不利于小说创作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发展。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史著作和《论睁了眼看》等杂文中，结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批判了这种反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肯定了以《红楼梦》等小说为代表的“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但鲁迅所要求的现实主义，却并不仅仅是做到“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一基本之点就够了。他还要根据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使现实主义带上若干新的特色。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他的小说是“听将令”的，是遵奉当时革命先驱者

的将令的。而那时的主将又是“不主张消极的”，因此他在创作时“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①，以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因此，鲁迅所提倡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味消极地揭露社会黑暗，它是积极的，有理想的，既要如实揭出社会的黑暗和病苦，又要使人感到有战胜黑暗、疗救病苦的希望。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艺作品来改变人的精神，从而“转移性情，改造社会”。这样，就使他在反映生活时，特别注重对人的灵魂的揭示和刻划。他在《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中说，自己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就使他不能不探求一种既能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的矛盾，又能深刻地揭示人的灵魂的现实主义方法。因此，他称赞安特莱夫“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②的写法，又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为“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③。这实际上也是鲁迅自己所要求的一种更高意义的现实主义。因此，用其他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来加强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使所写的人物“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从而显示人的灵魂的深，是鲁迅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的又一鲜明特点。

鲁迅在这一时期，根据自己的创作目的，吸收中外文艺创作中的长处所提出来的这些关于现实主义的深刻而独特的见

① 《呐喊 自序》。

② 《译文序跋集·黯澹的烟霭里 译后记》。

③ 《译文序跋集·穷人 小引》。